“沈从文小组”,从午门偶遇开始

□张倩仪

【编者按】2026年7月3日,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启幕,这是马王堆考古发掘五十余年以来,省外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精品大展,汇聚多件重磅文物,包括T形帛画等三件禁止出境的国宝。

这些绝世珍贵织物,大部分出土时就像泥浆一样。能从地底安全取出、建立长效保存技术标准,奠基人是沈从文大弟子王矜(音同“叙”);发掘结束后,理顺淤烂残片、留存全套考据图像、复刻国宝实物、完善服饰理论科普,则多亏了沈从文另一位弟子王亚蓉。

而沈从文、王矜、王亚蓉三人小组筚路蓝缕的服饰研究与纺织考古之路,始于1953年的一次午门邂逅。



沈从文夫妇和王矜(左一)、王亚蓉(右一)。

年轻的军人遇见耐心的讲解员

1953年夏天,年已半百的沈从文和二十三岁的王矜在午门第一次相遇。

当时王矜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因为停战,请假到北京参观游览。这天他一个人在故宫午门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看完展出“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的东朝房,来到展出历代出土文物的西朝房。

他回忆说:“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给我讲。我记得那是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这期间,我们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根香蕉,就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他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

巴金是沈从文的好朋友,那时候是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创作组的组长。

沈从文听王矜讲朝鲜战争,对前线的生活显得很理解。他问遭到轰炸和袭击的时候,他们同志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平时的小疙瘩是不是都没有了?还问王矜觉得报道朝鲜战争的文章怎么样。王矜说写得比较简略,战争的气氛不够。沈从文说他也觉得写得平面,保卫国家很庄严又很具体,很伟大又很残酷,战争是立体的,他也当过兵。这让王矜很纳闷,面前这位到底是谁呢?

到分手的时候,王矜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得知是沈从文,王吃了一大惊。

王矜读过沈从文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生龙活虎的人物。一时间他无法把眼前这位慈祥老先生和那个湘西世界的沈从文对应起来。年轻而腼腆的王矜呆住了,也不敢问,只是非常恭敬地道别过,就拿着沈从文送的书回朝鲜前线了。

他为谁讲解都充满热情

1956年,沈从文去山东师范学院看文物,遇上中午散学,在学生中间被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写信给妻子说,如果是巴金到来,不到半小时,消息就会传遍全校了。很快他又转念写:“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果到处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在历史博物馆,他本来可以像其他研究人员一样不坐班,或者隐于故纸堆世界。他却主动花了十年去陈列室讲解。王矜最初猜测,沈从文那么细心为他讲解,可能因为看重他是个抗美援朝的年轻军人。可是过了一两年,王矜见到沈从文在另一个展览为很多人讲解,无论为谁讲,都充满热情!区别只在于讲解深度不一样:对领导人讲,他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跟工农兵讲,则用大白话讲得深入浅出。

自从初次偶遇后,王矜每年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沈从文。他也对丝绸文物产生了兴趣,开始去买一些小的刺绣,甚至在朝鲜也学着描摹丝绸图案。王矜视沈从文为启蒙导师,两人展开了三十五年绵密的师友情谊,直至沈从文去世。

王亚蓉第一个任务是描摹六只熊

王亚蓉是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她比沈从文小四十岁,跟王矜也差了十二岁,她完全是另一种人生:小时候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患小儿麻痹症。这令她的左手萎缩无力。父亲不让她学骑自行车。

左手的不便没有阻止她喜爱手工艺,反而让她咬着牙要做得比别人好。她中学毕业后考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韩美林是她的班主任。

不过她没有读到毕业。1962年4月她刚踏入二十岁,父亲猝逝。母亲只好给人洗衣服赚钱养孩子,最困难的时候还卖过血。作为家中大姐,王亚蓉要帮母亲照顾排列成行的弟妹,还要想办法帮忙解决生计来源,只好退学。

照顾家庭,结婚生子,她仍然做工艺美术工作,能好几天泡在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这引起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纤如的注意,杨把她引介给沈从文。

沈从文和所有求问美艺、文物的来访者,特别是年轻人,都热心交谈,一谈可以谈很久,谈完还写信,继续提供资料。晚上再开夜车补完自己白天没做的工作。王矜一直心痛惋惜,认为沈从文年纪这么大了,不应该把精力用在这些事上面。

毫无例外地,这次沈从文仍以一贯的热诚,接待王亚蓉。像许多人都留意到的那样,握手时王亚蓉觉得他的手柔若无骨,她不由得想自己是不是遇到奇人了。沈从文耐心解答王亚蓉的问题,要用什么材料就让她借去,用完再还他。从此王亚蓉经常去请教沈从文,和沈从文的交谈也多了。

沈从文给她的首个任务是摹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上的六只熊。这个圆筒形银器上的纹饰简直是个梦幻世界,沈从文却挑出夹杂在这个繁丽空间的六只熊,因为它们的动作体现了“熊经鸟伸”的养生锻炼古法,与后来的太极,脉络依稀可寻。

王亚蓉画的初试作品得到沈从文赞赏。后来的岁月里,王亚蓉经常提起这个错金银器,提起这几只熊,回忆中充满感情。

王矜和王亚蓉的生命轨迹因沈从文而不一样。如果他们三人没有相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未必能完成,沈从文晚年的辉煌成就也难以为人所知。

如果没有那次午门邂逅,王矜不会成为中国纺织考古学科的开创者;王亚蓉也不会以“绝学”学科带头人闻名于天下,她可能继续设计可爱的玩具。

热忱和奉献,让三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锦衾薄:沈从文与王矜、王亚蓉的服饰故事》
张倩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5岁,我第一次站上跑步机

□田同生

2008年,我55岁。那一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而我,在北京街头的一家健身房里,第一次站上了跑步机。

2009年10月,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2010年1月,我人生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完赛。同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跑马拉松,地点在希腊雅典。在马拉松的原乡,脚下的路,似乎连接着远古与现代,连接着那个报信的士兵与这个55岁才开始奔跑的中国人。

此后10年,我越跑越远。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我跑了38场。那时候我以为,只要双腿还能迈动,我就会一直跑下去。然而,岁月从不与人商量。

70岁那年,我像往常一样点开网上报名系统,准备参加一场马拉松。翻遍了年龄选项,却找不到自己的出生年份——系统设置的最高年龄只有69岁。那一刻,我愣住了。那种感觉,像一扇门在你面前缓缓关上。

2023年10月,我被诊断出前列腺癌。手术、放疗,25次躺在嗡鸣的机器下。2026年1月21日,冠状动脉CTA的检查报告摊在面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主干混合斑块、管腔轻度狭窄;左前降支近中段多发钙化斑块、局部管腔中度狭窄……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像一道道减速带,横在未来的路上。

73岁的我,进入了与多种慢性病共处的日子。他汀成了每天的药引,血脂指标成了新的配速员。医生说,运动可以继续,但要适度。

我没有沮丧。爬过那么多座雪山,跑过那么多场马拉松,我早就明白:生命从来不会堵死所有的路,它只是提醒——你该转弯了。

2026年3月22日下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我去现场观摩了一场Hyrox比赛。那是一种结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综合性体能赛事——没有年龄限制,最高年龄段设置到89岁;也没有完赛时间限制,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完成。我在现场体验了一把吊单杠——95秒。周围的人都“惊掉了下巴”。那一刻,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这个项目,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73岁,我再次转身——就像当年从登山转向跑步一样。每一次转身,都不是退场,而是换一条赛道继续奔跑。



《运动到100岁》
田同生 著
中译出版社

从现在开始,我会认真备赛Hyrox北京站。清晨的力量训练,午后的有氧跑,傍晚的功能性动作打磨……生活重新被训练填满,就像当年备战马拉松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知道自己不是在重复过去,而是在开辟新的可能。我的目标很清晰:参加2026年9月12日的Hyrox北京站比赛。

写作的力量,终将超越脚步。而脚步的力量,从未停止。这本书的封面上虽然只印着我的名字,但它的每一页都浸透着无数人的温暖、鼓励与陪伴。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真正的主题,那或许是:没有谁能在孤独中完成真正的转身。

快览



《梁衡写作课:三层美与五字诀》
梁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衡为著名散文家、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60余篇作品入选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全书从技法、运用、素材三方面为青少年传授写作秘诀。



《此处葬曹操》
唐际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以纪实手法再现曹操高陵的发掘现场,用严谨的证据链证明墓主人身份。修订版在原版的基础上增补了最新研究成果、优化内容架构、升级视觉设计。



《源流: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丛日云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追溯3000年西方政治文明的源流与演变。从古希腊的公民文化、古罗马的共和精神与法律传统,到中世纪日耳曼传统与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等,揭示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历史基因、演进路径,梳理西方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



《造浪者:AI创业实战地图》
梁桂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量企业与从业者投身于“人工智能+”行动,但绝大多数人仍套用传统数字化思路推进布局,频繁遭遇赛道定位偏差、算力人力成本高企、头部平台资源挤压等难题。作者结合国内外AI转型实践,总结成了这本完整实战指南。



《千问操作实用大全》
苏小文 黄昱然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专门设置“AI变现”章节,系统介绍利用千问进行小说创作、儿童绘本制作、短视频生产、商业内容创作等实践路径。帮助读者了解AI时代内容生产的新模式,掌握从创意生成到作品输出的完整流程,探索个人品牌打造、副业拓展和知识变现的新可能。



《多元行为:介入方式社会学》
[法]劳伦·泰弗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泰弗诺的多元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分析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如何行事的工具,便于我们掌握个体如何在社会中通过不同的语法规则来协调行为和构建共同性。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郭梅说剧·

四评《主角》:以戏曲入小说,难

□郭梅



郭梅 杭州师大教授,剧评人、作家。

戏曲题材的小说其实难写,写好更难,得到广大读者认可则是难上加难。

首先,懂戏,难!从唱腔板式、身段技巧到日常练功、剧目排演,再到院团在时代变迁与市场压力下的生存状态,每一处落笔都需要对戏曲艺术及其行业生态有深入的了解。陈彦《主角》的分量,正在于它不只写忆秦娥如何成名,还写秦腔院团的训练、竞争、生计和制度变迁,让个人命运生长在真实的行业土壤中。

然后,以戏曲入小说,更难!懂戏并不意味着“懂小说”。若一味铺陈行话和术语,作品便可能成为戏曲志。对舞台了如指掌,对小说创作智珠在握,这二者结合到位,才能把“可听可看”的戏变成“可读可感”的文字。毕飞宇《青衣》的高明,不在于展示了多少京剧知识,而在于让筱燕秋与她扮演的嫦娥彼此重叠互相映照。王小鹰的《假面吟》以越剧《白兔记》映照人物的身份错置与漫长等待,“假面”同时指向舞台装扮与人生伪饰,结构颇见匠心。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之所以可圈可点,也并非因为它提供了一部京剧行业百科,而是将程蝶衣近乎疯魔的艺术人格置于爱欲纠葛、身份困境与时代创伤之中,使他的“入戏”逐渐演变为一种无从抽身的生存方式。戏曲由此深入主角的生命肌理,成为主角确认自我和面对现实的方式。

最后,戏曲题材小说的传播也很难。地方声腔各有水土,戏迷读者对各剧种的兴趣不一,爱看秦腔的,未必喜欢越剧背景的《假面吟》;普通读者又可能畏惧戏曲门槛,比如方言戏词与专业术语等等。写作者因而需要勉力在专业真实性与大众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所以,影视改编常常成为这类小说走向大众的桥梁,最典型的就是《霸王别姬》和《主角》,此外毕飞宇的《青衣》,艾伟《过往》改编的《追月》,也都有独到之处。不过,并非所有的影视化都能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角》的巨大成功,真是太不容易了——不仅小说基础好,电视剧改编也到位,就连王菲的主题歌,都那么精彩!

·序跋集·

“我记的都是流水账”

□葛剑雄



摘编自《谭其骧日记》前言。

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

先师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账,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

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断。以后就是1951年10月27日至1952年2月5日参加土改运动的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在去北京编绘地图和以后历次去北京开会期间的日记,1957年至1964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日记,1964年10月1日至1978年1月底的日记(1968年2月至1969年初仅记片断),而从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

既然先师的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记的,在发表时就得尊重他的遗愿,如果有他不愿意发表的内容就不应该发表。我在选录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琐事,文中凡用省略号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去了一些人名,凡是批斗先师和他人的,或在当时做了一些错事的,一般都用□□号代替姓名。对这些人先师生前一直持宽容态度,从不计较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是将他们当学生和同事对待,对他们扶植支持不遗余力。我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无限杂思·

数字时间与数字孤客

□刘洪波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举目可见的钟表是工业时间的物象,钟表在日常场境的消失是数字时间的登场。这是人工时间的深度化,是人与自然时间的进一步远离。

远离自然时间,就是远离自然。当我们必须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时,我们就不得不依靠自然时间。部落生活中,如果你做不到早出晚归,就可能面临兽群的袭击。农业时代,“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工业时代使人类摆脱了直接依靠自然界生存的命运。自然界提供的只是原料,而制成品在脱离自然的工厂里受控生产。几乎所有的自然产品,都通过工厂加工而投入使用。工业化使普遍的耕作生产变成少部分人的“专业”,自然时间也就是“天时”的决定性作用随工业化进程而降低。工业化种子、设施化种植、机械化劳动,把农业改造成了与市场所需要的稳定供应相适应的形态。

渔猎使人生存,农业使人温饱,工业使人丰裕,人类一步步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人猿揖别代表着人从自然界“自立门户”,生产方式的迭代代表着人类一步步光大门庭,活成了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不再被自然界规定,自己给自己谋划了位置。

数字时代可以理解为人类开始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阶段。渔猎时代人类受制于自然,农业时代人类顺应自然,工业时代人类改造自然,数字时代人类超越自然。直到人类无需自然提供什么的时候,便是相看两不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字时代是人类获得丰裕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人类已经超越了“必需品焦虑”,在生存必需的层面上,“有没有”的问题得到解决。“有没有”是一个有限度的问题,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一目了然。“好不好”的问题是一个无限度的问题,什么是好,人各有所好,你的好不是我的好,而且好到什么程度,没有上限。

数字时代是技术自我驱动和自我迭代的阶段。这种自我驱动与自我迭代,不是服务于“生存必需”,而是服务于“更好”的欲望。技术不再是为了筑牢生存之基,而是因为技术自身的进步逻辑、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欲望,以及资本回报更加丰厚的协合作用。

从生存来说,数字技术基本可以视为社会冗余。只是从“生活美好”来说,数字技术才有着必要。有没有外卖、刷不刷视频、卡不卡网速、AI不AI,顶不了吃,顶不了喝,只是因为“我想”“我要”,只是因为技术可以做到如此,只是因为技术实现有利可图,才得以滚动向前。

数字时间本质上与自然无关。在源头上它是一个原子频标,与自然时间无关,在现实上它体现为包括人在内的数字环境,实现了时间体验的去自然化。它把时间碎化为以数字机器为时计标准的切片,把绵延转化为人对数字环境的沉溺,把人的时间心理机制从“补充生活必需品”变更为“数字转场顺畅”。人的焦虑从实物性焦虑转换为虚拟性焦虑,从“下顿饭在哪里”到“这一刻顺不顺”。

数字时间切除了思考的位置。思考需要时间,需要人作为主体提出问题、进行谋划、加以解决。数字时间依赖算法,个人是算法的对象而不是算法的主体,你面前的不是一个思考过程,而是一个即时策略,提问和获得答案,点击和获得订单,刷新和获得观看。

数字时间的管治力比自然时间和工业时间更强大。它甚至统治了睡眠。农业时代几乎没有睡眠问题,工业时代疲惫使睡眠不成问题,后工业化时代全面效率化制造了焦虑,焦虑克制了睡眠,数字时间的零碎化加剧了睡眠的片断化。过去,劳动时间可以生产,休息时间可以消费,睡眠时间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在数字技术覆盖之下,睡眠质量、睡眠压缩、失眠、神经官能症、抑郁等数字技术指标完善起来,助眠技术、睡眠保健、失眠治疗变成了庞大的产业。数字时间、技术监测、睡眠疾病化与疾病生活化相衔接,完成了数字时间和市场对睡眠的接管。

数字时间导引数字技术,数字技术驱动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提供数字生活。人类欲望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螺旋开始形成。欲望生成不是基于有上限的生存,而是基于无上限的“美好”;欲望实现不是基于掠取自然,而是基于数字虚拟。

这是高度的“内实现”,也是高度的“内卷”。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可能塌陷为自我的单子;作为现实生活的自然骄子的人,可能塌陷为虚拟生活的数字孤客。